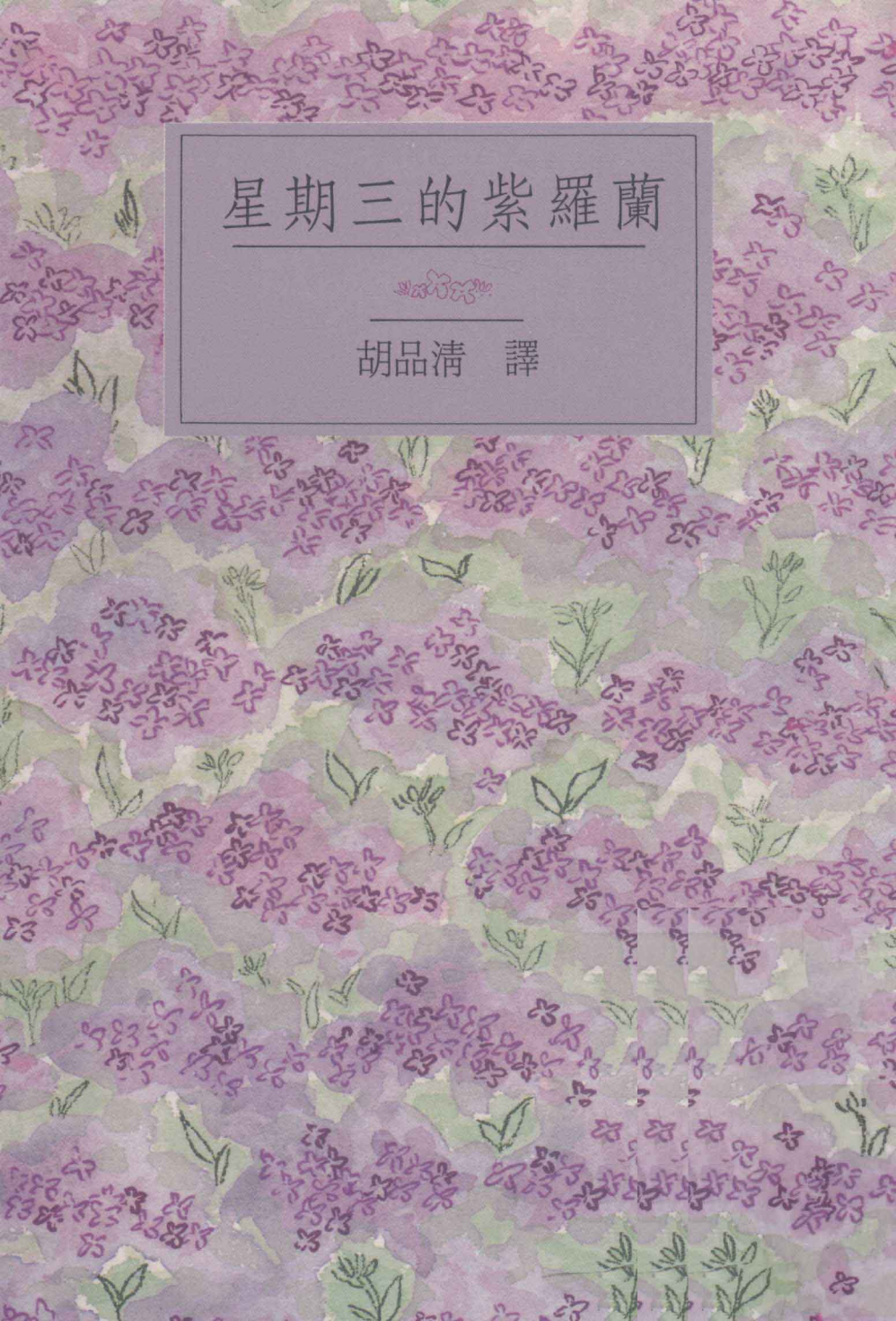




星期三的紫羅蘭



胡品清 譯

星期三的紫羅蘭 / 胡品清譯. -- 初版. -- 臺北
市：漢藝色研出版；[臺北縣]中和市：三友
總經銷，民80
面；公分. -- (小說集合；6)
ISBN 957-622-161-7(平裝)

876.57

8000390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小說集合06●

ISBN-957-622-161-7

星期三的紫羅蘭

譯者／胡品清

法律顧問／謝天仁律師

發行人／程顯顯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監／林蔚穎

電話／(02)2233866

總策劃／顏崑陽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責任編輯／呂月玉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編審／張榮森

電話／(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美術編輯／葉靜穎

傳真／(02)2409284

出版者／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製作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初版／中華民國80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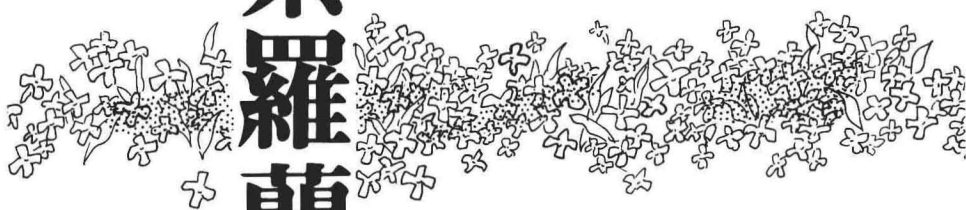
電話／(02)7031828 7057118

傳真／(02)7024333

劃撥帳號／0788033-5

定價／新台幣 130 元

星期三的紫羅蘭



胡品清

譯



譯序

大家都公認，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東西。何以故？答案是這樣的：會讀原文的人不屑讀譯本，只會讀譯本的人又無法知道譯筆是否忠於原文。

對中、英、法三聲道的我來說，翻譯頗為容易。最難的是，適合中國讀者的西方小說確實不多。因此，我很少「主動」翻譯長篇，因為既無法自費出版，又怕找不到出版社投資。

不過，我歡喜陸陸續續地選擇一些短篇和極短篇在報章、雜誌發表。即使偶爾被退回也無妨，因為翻譯短篇是不必焚膏繼晷的。

一向，我的生活態度十分認真，因此，我的譯文是信、達、雅兼備的，這是實話實說，而非自吹自擂。

《星期三的紫羅蘭》中收入的十九篇法國小說，全是上品。執筆者全是現代及當代名家，他們的文筆典雅，十九篇小說的內容也繁複。至於主題，全是屬於普遍而永恆的

真理，日久彌新。最重要的，除了文筆優雅以外，可讀性也濃。

在國文程度一落千丈的今天，希望我的修辭對年輕人有點用處。在人人忙碌的今天，誰都沒有時間和耐心讀磚頭書。因此，這本短篇小說集來得正是時候。

胡
二
民

譯

序

三

目錄

譯序	二
伉儷	六
小房間	八
信	一〇
小旅	一二
迂廻	一四
邂逅	一八
白屋	二二
綠腰帶	二六

死巷		三〇
黃金禍		三六
成功與幸福		四八
遺囑		五六
股市危機		六二
星期三的紫羅蘭		八二
巴佛斯島的鵜鶘		九八
季節花		一一〇
美女和毒芹		一三〇
繪畫的傳說		一五四
音樂及舞蹈的傳說		一五八

伉儷

莫華／著

怎麼有人能做醫生？怎麼能，由於職業上的關係，每天接近病人、受傷者和垂死者而不被他們身上發散的病毒輻射影響情緒？靠了什麼樣的防身術才能逃過不幸的感染？

多年前住在德國時，我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由於一個女子的悲慘命運——多元硬化症。我之所以說出這個病名，是因為談到一位醫生，他恰巧是那種病的專家。其實，該說那醫生如今只是丈夫，而我的一位朋友正要陪我去聽醫生的妻子彈琴。她在巴黎音樂學院唸書的時候，才華出眾，是我朋友的勁敵。後來，爲了結婚，她放棄了音樂生涯。至少，我當時以爲是那樣。

醫生比妻子老很多，並非從他的臉部看得出來，而是從他衰老的體態，因爲他有一張清新的、稚嫩的面孔。而妻子因健康、活潑以及對人生之愛好而容光煥發，兩人作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在鋼琴面前坐下，用難忘的熱情爲我們舉行了一次獨奏。

當我再和朋友單獨在一起時，我向他說：「多麼奇妙的一對，各人因自己的興趣而

被幸福包圍。」

他臉上露出悲悽的微笑，一面說我錯了。也許是幸福，然而特殊的幸福，悲劇的幸福。妻子還是少女時，就該放棄演奏生涯，心都碎了，因為她感到初期的平衡及視覺方面的癥狀，那癥狀宣告潛伏的多元硬化症。而她的主治大夫不忍心看見那位卓越的女藝術家慢慢地陷入不可救的健康式微中。他已經是人夫人父，卻丟下妻小一心一意照顧那病人。然而，以純醫生的身分還是不管用，所以他乾脆娶了她，從而時時刻刻寸步不離。他甚至說，即使她走上黃泉路，他也要與她同行。

小房間

貝海墨／著

安妮關上了門，在西蒙離去之後。一如每天早晨，她等他下樓，然後衝向浴室，拿起西蒙用過的梳子。今晨，梳子上有四根頭髮，比前夕多一根。她小心地把四根頭髮放在手掌心裡，確實是西蒙的頭髮，灰白的，短而細。在一根頭髮的末梢，她還看見一個極小的球。她把手掌挪近面孔，聞了一下，沒聞出西蒙的味道，而是聞著了手掌味，早餐時的咖啡味。一根頭髮弄癢了她的鼻子，她打了一個噴嚏，呼吸吹落了頭髮。她跪下，在白磁磚地上試著尋找，只看見兩根，拾起，緊握在拳頭裡。頭髮再也跑不掉了。

她用那隻空著的手拿起一串鑰匙，走出自己的屋子，走上六樓，在一扇鎖著的門前停下，開門，走進一間無窗的小房間，開燈，走近一個珠寶箱，打開有棉花襯裡的蓋子，把西蒙的頭髮放在小箱裡，將手指插入其中。珠寶箱裝著西蒙幾百幾千根頭髮。然後，她閉上眼睛。

她在屋子中央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環顧四周。牆壁上，幾乎處處是架子，上面陳列

著書籍、瓶子和一堆一堆的盒子。安妮微笑了，坐在這兒的時候比任何時候都幸福。

她嘆一口氣，站起來，用一塊抹布揮書上的灰，一本又一本。那些書全是西蒙送的，而且是新的，她從未打開過。爲了不弄壞那些贈書，她買同樣的來看。接著，她用抹布拂拭那些空酒瓶，酒是西蒙帶來和她一起喝的。當她招待朋友時，她老是把那些酒藏起來，因爲不願和他人分享。她拿起一個金色的紙盒，久久凝視，那是西蒙送她的第一件禮物，一盒冰凍糖果。她已經保存了兩千九百七十三天。她吹吹盒子上的灰，其實不必，因爲是乾乾淨淨的。她每天早上都打掃那間小屋子。

一方牆上，全貼著相片。她每天都把那些相片看一遍。他倆開始親密地交往時，西蒙老送她花。安妮一連幾小時凝望著那些花，爲了在它們萎謝之前看個夠。她也摘下幾朵，壓在字典裡，使之乾燥，但是必須趁花朵還是新鮮的時候就剪下來。她不忍心戕害西蒙送的花束，於是買了一具相機，把每束花拍攝下來。之後，她就不再剪西蒙的贈花。今天早晨，西蒙還要她搬去和他同住，她又一次拒絕了。他不悉何故，也不知道那間小屋的存在。安妮用指尖愛撫著西蒙的一把舊刮鬚刀。搬家，離開那間小屋子！不可能，她絕不和西蒙同住。

信

莫華／著

五年前，她說，我曾是法貝的情婦，也曾非常愛他。他給一個女人的生活帶來那麼多興奮、悲傷和幸福，凡是中過那種毒的女人都會上癮。爲了證實他自己的力量，他無緣無故地規定許多嚴格的紀律，我也樂於服從。每天早晨六點左右，他就給我打電話，那時，我丈夫還在睡，從他的臥室裡聽不見電話鈴，何況我也在聽筒下面放了一些消音棉花。

幾個月以後，那種醜聞傳開了，丈夫十分愛我，但是翁姑逼他用離婚中止婚外情。爲了孩子們，我同意和情夫分手，答應不再和他見面。有兩年的工夫，我以爲自己會死去。法貝想盡方法使我重新回到他身邊，所以我就離開了法國，而且隱瞞地址。終於，我覺得自己堅強些了，又回了法國。我旅行的那段日子裡，丈夫表現得寬容體貼，我又和他親近了。他不再和我提起那段往事，大家都說我們是一對幸福的夫妻。然而，我並不快樂，生活顯得沒有目標，我希望年華老去。就這樣，兩年過去了。

一天早上，我還在昏睡中，以為是在夢中聽見電話鈴響，聽見法貝在電話裡情話呢喃，他就是用那種熱情的話征服我的。我醒了，電話鈴真的是在我床頭響著。我拿起聽筒，聽見一個聲音，與其說那聲音是在說話，毋寧說它是在朗誦。好像是法貝的聲音，但是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一會兒以後，我明白了他是在誦讀。他讀的東西很美，是一位戀愛中的女子的信。那些信既崇高又令人心折，使我想起小說中的女主角：茱莉·蕾絲妣涅絲和葡萄牙的修女。最後，當他唸著一個更美的句子時，我大聲地央求說：「法貝，別唸下去，你使我痛苦，你唸的是什麼？」

「別唸下去？」他說：「為什麼？我唸的是妳自己的信，妳從前寫給我的。難道妳認不出自己的思想了？」

那時，我感覺到，兩年來恬靜的心情把我做成了一個多麼不同也多麼平凡的女人。翌日，我又去了他家，而且天天和他重逢。

小旅

蕾德謝／著

我窒息，要呼吸一碗空氣。待會兒見，吻你。

——瑪莉風 留

不知道把一張字條留在桌上是否做對了。畢竟，我沒有必要向任何人報告我的行踪。不！有必要，我們住在一起，同樣的屋子，同樣的工作，同樣的床，同樣的孩子，一方有必要向對方報告自己的消息。假如他不告而別，我也會不高興。

也許，我該把自己的感受解釋得清楚一點。問題是，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是什麼樣的感受。我需要呼吸，一個人。我不再有自己的空氣，我的空氣是別人給我的，沈悶的空氣。我簡直三不像，連我的憤怒都像得體。在工廠裡，我大聲說五點鐘！然而還是禮貌，有紀律，可理喻。默默地，我憎恨那些不斷地在我手中穿過的儀器，一天又一天。每次都像是一樣的，沒完沒了。我放好我的零件，四個小螺絲釘，我旋緊一個大螺絲釘，永遠不是最後一個。我不知道那些零件往哪兒去，它們對我來說只是手指上的創傷，我

恨。我抑制自己的憤怒，它卻好好的活在我心裡。我把它囚禁在我心裡，然後馴服自己。我想吼叫，而我只是可憐兮兮地煩躁。我想要我美麗的憤怒之花自由地開放，我感到它開放，又暖又紅。我胸中充塞著憤怒，我生所有拴住我的人的氣。我的憎恨龐大，不可衡量，超越我，把我抱在懷裡，用惡言撫慰我。終於，我也敢以惡還惡，憤怒也變成了逸樂。

別人都不知道我能做出什麼樣的事，包括我丈夫在內。而我一向是連一隻蒼蠅都不肯傷害的。

開始的時候，他會以為我只是出去透透氣，然後回來吃晚飯。他會這樣想：「對她來說，出去走走會是好事，會使她心情好些。」他會一面吮啤酒，一面看報。

然後，他會讓兒子吃飯，一面說：「媽會來床前吻你。」只在看見我八點鐘還沒回家做飯時，他才會向自己提出問題。

我原該寫：「今晚不回家。」

假如我現在回家呢？

會顯得三八兮兮。

我坐火車去了班波勒，領略自己屬於自己的滋味。

迂迴

莫華／著

達涅勒驚訝地望著妻子，她很少在早晨到他的睡房裡來。

「妳有話要和我說？」他問。

她回答：「達涅勒，你願不願意使我大大地高興一番……今晚請陪我去聽音樂會。魯賓斯坦彈蕭邦的前奏曲。假如我能在你身邊聽，我會高興……有三個月了，你沒有單獨和我出去過。」

「妳有三個月沒要求我陪妳出去嘛！」達涅勒厭煩地說。

「我沒要求，因為你的拒絕已經使我覺得好沒面子。達涅勒，我曾向自己許下承諾，不再求你陪伴我，而且等待你主動地表示要陪同我的意願。我曾經替安妮買二張聯號座的入場券，可是她今天早上打電話來說她生病了。我費了兩小時的工夫找個人代替她，但是找不到。坦白地說，我覺得和一個空位子一起聽音樂既可笑也可悲。」

達涅勒說：「找個男伴嘛！」

她說：「你知道，我發過誓，除了你以外，我不和別的男人出去。」

達涅勒說：「多麼美的誓言！」

他思索了一陣子，然後遲疑地說：

「妳聽！我很願意對妳好，但是我有約在先。我會試著取消。假如能，我就陪妳去聽音樂會。」

「你真好。」她說。

「我並沒有答應妳什麼，」達涅勒用凶巴巴的嗓音說。「我只說了試試看。」

他到辦公室去撥「戈伯蘭四三——一四」，那是索史小姐的號碼。她是他幾個禮拜以前結識的情婦。他用一種成熟的男人的、笨拙的激情愛著她。

「是妳嗎？」達涅勒低聲問。「告訴我，我們約定了今晚一同出去，是不是？妳不會在最後一分鐘黃牛吧？像那天一樣。」

「你真煩人！」她說。「你多麼不善解人意。你明明知道只有最後一分鐘決定的事情才使我覺得好玩。你要掃興嗎……。」

達涅勒說：「對不起。相反地，自從我們相識以來，我一直聽從妳的任性。不過，今天晚上妳打算做什麼，我需要知道，因為我自己需要給別人回答。」